

经济商管课程 EMI 学习：我的科目教师视角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and CLIL: A Subject Teacher Perspective

廖文钊^{1*}
Wen-Chao Liao

摘要

本文探讨大学经济商管EMI专业教学与语言学习，从科目教师的视角出发。我从教学经验与英语学习背景进行反思，阐明何谓有效、有趣、有分析性（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的专业内容教学，并建议以CLIL当成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本文期待科目教师能结合外语训练、中文素养、与经济商管专业，并寻求语言教师语言教学的专业协助。

关键词：英语授课 EMI、科目教师、内容与语言整合教学 CLIL

Abstract

I share my experience as subject teacher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urses at college EMI settings, and personal learn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 explain my idea of “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 related to content selection. I suggest CLIL as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encourage subject teachers to find help from language professionals.

Keywords: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Subject Teacher,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1. 前言

科目教师用英文授课的EMI课程，已在台湾（与大陆）的大学普遍实行约20年以上。科目教师会发现，当实际能以流利中文与学生沟通时，使用英文来教学就显得笨拙，传授的内容虚浮；这和一位不会中文的老师（假设从俄罗斯/印度/荷兰/巴西来）、课堂上只能用英文沟通，情境大不相同；不管流利与否、英文是唯一有效的沟通语言。本文从使用流利中文的科目教师视角，来看当使用英文（第二语言）教本地中文学生时、如何思考其面临的挑战与无奈。我以自身英语言学习及经济商管课程学业与教学经验，提出在中文环境中、有效有意义地用英语文教授专业内容的一些思考，希冀有助于使用流利中文的科目教师。我的讲述无关教育政策环境，这留待适当的人来谈论；我是以科目教师的视角，来思考教、学、与课堂。

¹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高级讲师 1952974642@qq.com*通讯作者

*本文整理自 2017 到 2018 年间，我对经济商管 EMI 课程的教学想法，当时我人在台湾，是以情境多以台湾行文；我再以现在大陆（福建漳州 2018 年 2 月之后）的教学情境，更新填补一些字词。

2. 我的历程

我的相关经历是，用英语教英语学生经济学3年的时间（美国纽约）、在美国待了11.5年，在台湾这8年来断续用英文教企管相关科目给本地学生，共约3年时间；又在大陆用英文教经济1学期。我之所以特别注目这题材、多花费心力去探索，是因自己曾莽撞奔跌地尽心体会，总觉得要提出自己的想法经验（我仍在探索）、供人参考，能有贡献。在美国教美国学生的情景，时仍历历在目，语言与教学上经历许多琢磨，但是教英文为母语的学生，是向上爬坡地奋战uphill battles，我只有专业内容能拿来说服，社会情境等了解也不及当地美国学生，效果其实不佳。回到台湾后，在台湾教本地（中文母语）学生，我则因英文而取得优势，但问题在于英文不够好的学生，如何能吸收专业内容、达到学习的目的？这成为另一种挑战；而英文系毕业生（来唸研究所）英文程度较佳，但并非学习过商管经济金融专业，授课上又是另一种障碍。²

2014年间在台湾教两岸经贸架构时（英文授课），我深刻体会到，议题在甚么样的语文环境中长出来，就当用那个语言去吸收，才会“有趣（interesting）”（之后描述）。当时台湾的服贸议题（太阳花运动等等），是在中文（台湾）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若去读英文资料、用英文上课，资料只可能是政府的英文国际文宣或泛泛的英文新闻，不仅无时效性且不具分析性；再者，议题是有机式地随环境、时间发展，课堂需用中文才能掌握到服贸议题，上课才能“活（有趣）”。我因此渐渐领悟以“具分析思考而有趣（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为专业科目教学的授课原则。

2017年的下半年一个在台北兼任教课的机会，我尝试做我想要的“金融英文”课程版本；刚开始就是凭着一股想法边试边猜，后来因为想写出一篇专业英语教学研讨会文章（2017年11月），便找到了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这个专业英文教学理论实践；研读下去，发现颇合我在中文场景中（台湾、大陆）想做的形式。那学期我的教学方法经历多次演变、转折，我使用一本较为专业的美联储论著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Contibrown, 2016），以美联储为核心来学专业英文。而我采取过的方法如下：

- (1) 边念文章、边口语翻译（视译sight translation）；我来矫正发音、与更正翻译；Meaning (content) +form（文法、句型等）须同时进行，但都只是带到而已。
- (2) 念长段文章，重视“重音intonation”是否正确，‘s’（复数、第三人称动词）是否念出。
- (3) 纸笔测验，考很多单字与标出重音。
- (4) 用一段“郭董”（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去美国白宫的演讲片段，听他念稿说甚么、并写出来，跟我说心得。用意在培养学生信心，只要能学念稿OK，就上得了台面。
- (5) 指定一节（section of a chapter）教材，翻译成中文（无法限制不能用Google Translate³）。

² 教书经验后，在美国使我视野与语文再打开，是 2009 年帮某大英国协小国（英文为官方语）在联合国会员大会 UN General Assembly 跑腿时的那 4 个月。当时我在美国已有 10 年之久，有足够的语言、文化、生活能力在联合国会议这环境吸收；我感受到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之一，我有种从底层（移民切入社会）爬到山上观看之感。所谓的英文各式各样都有，英文真的只是“工具”。同为工具的还有另几种联合国官方语言，都有其同步口译、书面翻译专职人员，也曾看到翻译人员隔间桌上的“远东英汉字典”。

³ 关于 Google Translate 及大陆的百度翻译等在线工具已进步非常多，常常只要更改些标点符号与顺序就翻好了。我虽仍觉得这是取巧手段，但至少有效率地省了打中文字的时间，而且工具就是让人

(6) 指定一章 (chapter) 教材，写500字中文心得。

这些是分别用在学生中的一、二位，不是一体适用（总共就6位），而是看其进展、程度、与学习阶段目的。学生是之前并不会特别注重中英语文训练的财金硕士生，仍很习惯中文教学。我使用这些做法之后，真有点江郎才尽、黔驴技穷之感；因我觉得方法与原理就是那些，就像打网球一样，学生们一直去做就对了（这或许是语言教师可以来协助科目教师之处）。这堂课刚开始，我须要去创造“财经英文”或“美联储”的情境，须要一些铺陈与持续发展，而到一些初阶地步之后，就只得聚焦在英语学习上。我想，我做的“金融英文”语文课可以互补“货币银行”专业课，前者偏重英语文的（专业内容）学习，后者是专业内容为主的（中+英）教学。我从课堂体会两件事：

- (1) 英文情境中产生的theme，就用英文来学习；
- (2) GMAT英语研究生入学测验的句子改错 (sentence correction)，有如英语系的“句型与修辞”课，是读长句子的踏脚石 (stepping stone) 。

3. 我的思考

3.1 语言选择

科目教师应先考虑更基本的“语言选择 (choice of medium)”议题。当然英文语言教师已视“使用英语文”来教学为基本要件，但中文流利的EMI科目教师须先回答自己：为何我用英语文来教这门课程（若非EMI硬性规定的话）？我自己几经思考，解答直截了当：在英文（美国）环境成长发展的议题与材料，就选用英文当工具。我前述的台湾服贸议题，是有“语境”（后文叙述）上的明显特色，用中文来教才可灵活运用可得的教材；我的美国“美联储”议题，则是要找英文材料、最好能用英文吸收，这是最佳状况。当然在台湾（与大陆）教学情境中，退一步以读英文材料、用中文理解吸收也适合。

一般关于EMI的教学研究，多是探讨可同时用两种语言来教学的题材，尤其是像小学、中学科目如生物、化学等，用中文或英文教都适当，因为这些题材“语境”上的差异较不显著；也就是说，“语言选择”本身基本上不会限制题材的可用性、限制教学。而大学经济商管类课程，则更有所处社会环境影响题材选用的问题。我提供的答案很狭隘、理想化，其实是科目教师“基本教义派”的思考，以要运作整个EMI项目来说，是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但这个观点是我认为台湾（与大陆）的EMI科目教师所缺乏的；我提供中文流利的科目教师、在经济商管英语授课前应有的根本理解。

3.2 美联储英文课程

接续着选择语言的讨论，我用曾尝试发展的美联储英文课程、进一步说明“语境”语题的论点。美联储议题是在英语文（美国）环境中长出来的，在台湾看到的中文材料已是经过选择、翻译，一般来说较浅薄、且只关注为台湾读者设想过的一些表面议题。我之所以美联储为题材，是在台湾离开教职去当期货营业员的3年期间，试着从我自身的利基（美国、英文）设想、来应用美国宏观面经济知识在小标普指数期货等的操作上。但以知识面而言，一般这样可得的英文市场情势文章还是浅薄，我就往

来用的。我提醒学生两件事：a. 实际是不是那个意思，需要再确认；b. 先出现的中文字，其实限制了你的想象空间与翻译的可能性。

美联储钻研，因这样的题材有趣、有用、重要、较为学术，又不会生命周期短。而更重要的，这是在台湾金融相关工作的人会“有感”的东西，美联储升降息决策影响台湾利率、汇率、景气与资产配置，是观察美股债元的关键；而这也是民间大众可能谈话的题材，在许许多多世界上的国际议题中，台湾民众还会关心。我初心也是想找当前对台湾有用、有感的题材，进而为台湾环境加值。

我有感于专业语文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空气或空气稀薄时、生物也很难在此贫瘠的环境成长⁴；我要能找到“一定只得由英文来教/传达”的材料内容。若以专业题材在英文环境产生、就用英文来读的标准，美联储可以过关；英语文在美联储这题材上，有专业的落脚之地。一个中文很好的老师，用英文跟一群中文很好的学生来沟通，感觉十分别扭；若能是“很自然、不得不”需要用英与文来当教学媒介（medium of teaching）、来探讨此题材，则是天赐佳境⁵。

3.3 CLIL教学讨论

当学生与老师都是中文流利的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时，在台湾（与大陆）硬模拟一个全英文环境的专业教学，其实别扭；两者间沟通，用英文很不自然，用中文很自然。而大班授课时（40人以上），亦有对牛弹琴、独人秀、老师欺负英文不好的学生等感觉，专业内容学习效果则常如隔靴搔痒、不易用英文达成。这通常是学生的语言程度还不足以全英文接受老师授课内容；科目教师用英文教学，学生（受众）的英文程度则是“土壤soil”，即便可说有一半的责任在学生身上，教师却无法“甩锅”回学生，这就是为难之处。

我搜寻相关的英语文教学理论实务，找到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这个目前在欧陆尤为流行的作法⁶，并以我的科目教师（subject teacher）角色位置来看待。CLIL的教学理论与实务探讨很多，我阅读一些后、想提醒科目教师

⁴ 关于“专业语文就像空气”这个观点，我发现林鸿信（2017）的描述，颇能完整（更复杂）地呈现我的想法，借用如下：“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发现中文翻译所造成的问题。最大的感慨是，由于基督教长期在西方世界中发展，孕育了许多难以忽视的经典名著，因此，产生了有多少中文翻译的神学著作，就有多少中文神学著作的格局；这不只单从“量”来看是如此，因许多重要著作尚无中文译本；从“质”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难得有译文能够兼顾做到信、雅、达。”（林鸿信，2017）。其所谓“中文神学著作的格局”与“西方世界”，在我的情境就成为“中文的联准会知识（空气）”与“美国”；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鸿信的策略与期待是，更多的“中文”神学译作与著作，而翻译的质量要更高、翻译者的神学训练要更好；我的策略则是反向，我要“回到英文中（return to English）”。我们两者的基本情境不同，因为联准会的东西（或我用的教材）、3到5年后就过时了，而系统神学著作大约有10多年的寿命（或更长）、且神学观念比较金融经济观念长久许多。另外一提的是，林鸿信所遇到的语言、“语境”问题，比我复杂太多了；我只是英文到中文，而他须从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英文、中文的神学著作中、连续转换推敲。

⁵ 以英语系的专业科目来讲，我举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师齐邦媛（2009）的描述为例：“[第一堂课]为了稳定自己与听众，我先用中文说明英国文学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样…和我们即将开始正确阅读的…，都有很复杂的历史意义。我不赞成，也没有能力用中文口译原作，所以我将用英文讲课，希望能保存原文内涵的思想特色。我不愿用“浪漫时期”的中文译名，简称那一个…因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亦非…。它是一种…。”（我删节选取文句，目的是突出用英语文教学此题材的应然或不得不。）

⁶ 大陆和欧盟语言环境颇为相似，皆有强烈的（非英美）主体语言文化意识，而且地理面积够大；而现在欧盟新一轮大笔经费与心力来推动高等教育的EMI教学，主要推动者则以CLIL来做教学实践、也有学界的支特，中国可借以学习经验。荷兰、西班牙等小国家的大学，须以EMI教学来拓展欧盟内、外之学生来源；北欧的芬兰、丹麦、瑞典也是如此。大陆可从中学习许多CLIL教学新进展、从中国和欧盟语言环境相似之处出发，而注意相异有别之处。

们“all teachers are language teachers”这个观念。语言教师比较习惯这种说法，但对科目教师而言，即使有体会，往往不会凸显。Valcke & Wilkinson (2017) 解释如下：“All teachers are no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but all teachers use subject-specific and academic language to teach, and all students need academic language to assess and demonstrate learning. In this sense, it remains difficult, if not possible, to separate academic language from academic content.”

而且更进一步，CLIL教学实践上将语言与科目内容等价齐观、互为融合，例如 Banegas & Darío (2016) 的说法：“Suc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an only be successful if it takes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spective subjects, language contexts and participants into account. If so, the approach will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integration in CLIL is not primarily about the subject teacher’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ay attention to language, but about the inherent role of languag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sometimes ‘subject’ might be the main verb and ‘language’ the auxiliary, and sometimes it may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But both are needed for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所以科目教师其实并扮演语言教师的角色，在教师身分认同 (teaching identity) 有些转变，并设法拿适当的课程、适当的专业内容，以帮助学生增进英文能力为目的之一，来学习学科专业。

3.4 语境的思考

关于“语境”的思考，我用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用语“云端cloud”来比喻：我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或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是大西洋的语境、大西洋的“云”，在台湾（与大陆）待久了，每每我要很费力才能再切入读懂，而我已不主动读这两个刊物了。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是全球的语境、全球的“云”，所以在台湾、大陆、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地区的读者，切得进经济学人文章“语境”，这是刊物的发行时的设想。

“语境”影响了我的“美联储英文”教科书选择；我用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 (Contibrown, 2016) 一书，即是因我在台湾、只要稍用力就可以切入这本书的“(经济金融)语境”，但例如另一本由美国国会政治来探讨美联储的书Fed Power: How Finance Wins (Jacobs & King, 2016)，我读都须先回复到10年前在美国的心理情境（美国国会政治的“语境”），才能耐得住读下去，更何况我的学生们、既未在美国住过、也不关心美国内政治，如何切入这语境？

林鸿信 (2017) 写基督教神学时关于“文化场景”的想法，和我的“语境”想法相呼应，我引用他的思考：“写作此书时，笔者多次沉浸在神学反思中而猛然发现，正从一个文化场景转到另一个文化场景，毕竟基督教信仰长期在西方流传，大部分的神学文献都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圣经则有希伯来和希腊文化背景，因此在阅读阶段的了解与诠释时就一再地经历文化场景的转换，直到落笔时转成中文场景，而且还需再三斟酌、考量不停，彷彿一直都在从场景到场景之间转换，深切期盼未来有更多中文神学文献可拉近这些场景之间的距离。”我想这是在进行文字翻译与文化转译的任何人都会面临的情境；落实在EMI教学场景，就是我的“语境”观念。

3.5 语料库造成的问题

科目教师一般使用经济商管专业的教材(英文)来教，比较不知道语料库(corpus)这项资源；在专业英语文的教学上、从语言学习来说，语言教师通常使用的是从语料库编纂而来的教学材料。我曾贸然地接过“金融英文与会话”(本科的课、不是我前面描述的硕班实验)，而从科目教师角度体会语言教学技巧是需要训练并累积，我的语

言教学训练与技巧不足，无法应付这类型学生语文学习的需求，并不适合。我也接触语言教师一般使用的专业英文（如金融英文）教材，我想从我科目教师的角度提出反思。我必须声明这是从科目教师的观点来看，而语言教师自然有语言教学的利基、及选用其教材的理由。我的反思可帮助科目教师看到自身的利基，并提供语言教师参考。

我觉得从语言教学出发的专业类别教材、从语料库方式来选择材料，会有个迷思，以为专业类别（如“金融”）是一个具体的词；其实，“金融”只是一个blanket term、像毛毯一样覆盖住好几个互不相关的题材。我举一个较小范围的“金融科技fintech”为例，来说明这种blanket term的实质内容其实可能互不相干。2017前的这6、7年来，我看到“金融科技”一词在台湾发展的过程，这其实是四个各自发展、但有财金应用的主题，逐渐结合在一起；而其共同点是“科技”（各式不同的）来驱动。它的四个主要应用（机器人理财交易、虚拟货币、金融支付系统、信贷自动化）是各自为主体的领域，而fintech这一词在不同阶段逐渐包含扩展到这些领域。再从更广泛的“金融”一词来看，以“金融英文”为名、并从语料库（或语言学习角度）发展教学材料，便产生问题：各类主题列出，而其间并无关联性，只因是“金融”；而其思考思路浅层（无趣、not analytical）、并零散，因而教与学前后不连、纯粹是英文文字的吸收。

同样也可以用“剑桥金融英文证照考试ICF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in Financial English”，来对比金融的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证照考试。ICFE的官方课本是很用心编纂的教材（MacKenzie, 2008），但金融学生的学习动力为何呢？其考试宗旨说到，“The exam gives an in-depth assessment of your ability to work in a financial context. The exam uses real-lif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situations and covers all four language skill -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我从财金从业人员的立场，会有此质疑：

- (1) 可以直接考CFA证照就好了啊、若是以学习财金相关词语为主，而且CFA证照的效用更高、更“值钱”；
- (2) 工作场合，一般沟通上Business English就可，专业内容则依各财金子领域不同，也很难说这个可用、这个不可用啊（呼应之前“blanket term”的观念）；
- (3) 金融的当地化（localization）程度高，有些东西在英国产生，情境不见得相同、与台湾有些隔阂，比较起来，美国离台湾的金融更近；
- (4) 官方教材2008年出版到现在，已太旧了，金融一直有新的东西（如fintech等）出现。

从科目教师角度来看这样语言学习（与CLIL）出发的金融英文类教科书，我想借用Banegas（2014）提出CLIL教材的三个缺点来思考。

缺点1：CLIL英文内容，和L1（如中文）的专业科目、关联极小；我想因为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编纂教材，一定不是从专业科目学习的立场来思考。

缺点2：专业科目内容过于简化，这也是我对剑桥金融英文官方课本（或其他相关教材）的评论，通常是在某主题上浅层地描述、接着跳到另一个“金融”的主题，各主题间其实关联度不大；甚者，从财金专业教师的立场，我为了要讲某个主题、需要搞懂背后一些知识观念，才能“合格”地教，而我只熟悉几个主题，其它的我并不了解啊（以财金专业衡量），那只教英文、而无法对背后的知识触类旁通，真的是很难受（i.e.对不起自己与专业）；其实这是我（一个科目教师）读金融英文官方课本很深的感触。

缺点3：极度偏重阅读（dominance of reading skills development）、以及教材过于低层次思考（lower-order thinking tasks）；偏重阅读我觉得无法避免、甚至可被鼓励，我的经验是专业英文阅读深广（针对某主题）的话，听说写都自然增强；教材过于低层次思考则是我对于零散式主题编排教科书的主要批评、因为就是只能在浅层介绍过，对于成年人（尤其是社会人士）来说，实在无趣。这也是我选用“real world”的教材，如新闻文章、甚或是美联储财金专书（Contibrown, 2016）当教材的原因。附带一提，同样的观察与批评或可扩展到如“科技英文Technical/Technology English”的教材与教学。

以科目教师的视角，我认为专业英语文学习要“有趣 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尤其是对本科高年级与研究所学生、社会人士，要在一定知识脉络体系下学习，才真的有效与有趣。由语料库编出来、从语言教师角度出发的教材，科目老师教起来会很累、很挫折。我再以Dalton-Puffer (2018) 文中所提，来强调缺点3的低层次思考部份，这是我认为像剑桥金融英文证照考试的官方课本“无趣”的缘由；另外，Dalton-Puffer也建议语言教师或可将来如何思考。Dalton-Puffer认为语言教师须尽快回答CLIL教学与研究长期避谈的问题：什么是语言教学的“内容”？(What is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subjects?)，因为她观察到的不良影响是（在高中生教育的情境）：

- (1) 学习无趣 (low degree of cognitive demand reported by intermediate learners at upper secondary level; “it's quite boring!”) ;
- (2) 外界认为语言教师没教内容 (language teachers exercised by the perception of outsiders that they teach a subject “without content”) 。

而她认为Dale等(2017)的以语言教师为主体的CLIL分析架构，能将语言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重新带回给语言教师、提升教学效果与自身认同。

4. 科目教师与语言教师合作

CLIL教学法的推动者（语言教师）期望科目教师能在课堂中融入语言教学（如Nikula等，2016）；我想提两个层面的建议。从科目教师角度来思考，假如大一经济学（通常是商管学院共同科目）要用英文来授课，语言老师的可能贡献在哪里？我想至少一层面是帮助科目教师发展使用英语教学的能力（teacher training），或帮助其在经济课程中含入英语文学习的部分；另一层面是关于语言学习的认知。

4.1 语言教学技巧

前文所提“all teachers are language teachers”观念，若是科目教师能接受，便自然应学习一些英语文教学技巧。我能设想这几件事：

- (1) (英) 语文习得是很personal的事，科目教师在与学生的互动上须谨慎。语文表现（讲话方式、程度、发音等）和自我认同personal identity、自我价值（英语文学习上的）相关；过往“伤害”常会留下。科目教师能有办法“治疗”吗？语言教师可提供何协助处理“英语学习焦虑”？
- (2) scaffolding“鹰架”、专业教学上帮助学生语言学习。在大学有能力做EMI的老师们（通常为留学回来任教的科目教师，在留学期间并无这些scaffolding、或这种CLIL的“友善环境”考量，就是硬碰硬去做就对了；但是相对来说，这些老师的各式语言准备、社会资源，本来就比现在所教的本地学生多一大截。我这里是

要考量台湾（或大陆）本地的学生，如何形成某种程度英文教学的专业学习，因而须着重scaffolding等帮助学生的方式。

- (3) 口语读英文文章（重视“重音intonation”要正确）、接着口语翻成中文与精读（我后来发现这叫“视译sight translation”）；培养用中文精确理解英文专业内容的能力。
- (4) 和一本原文书奋斗。“一本原文书”是指一套完整、有想法、有趣（本质是analytical、而成为interesting）的内容，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包含但更超越教科书。台湾（与大陆）经济商管学生在大学、研究所读到的英文书，大概就是教科书（用字浅白的初阶观念），文字、观念其实不深，且为概括式；这还不够算是跟一本具文字深度与“真实性”的原文书奋斗。⁷

4.2 语言学习的认知

科目教师可以更多培养语言学习的观念与理论，我举例如下：

- (1) 我在台湾短暂观察英语系的学习时，有点惊讶看到大三、大四英语系学生从conversational到analytical的演变过程，这提供我一个思考面向：英语学习也是奠基于conversational的基础、再发展到analytical（例如英语系专业是用英文as medium来学习语言学linguistics）。我想到，经济商管本科学生若直接读深的东西(analytical)，其实就是跳到英语系学生高年级学习专业内容部分，这其实难度颇高、且不自然。或许经济商管本科学生先培养英语文一般能力(general ability，我泛指口语式的听说读写conversational)，培养好后、再进化到专业英文？
- (2) 会话式、生活类型(conversational)的英文，和上商管专业课程使用的学业类型(academic)的英文，有甚么异同？以上课而言，我须要增进什么样的能力？具体而言，我需要做甚么，来增进我相关的英文能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用英语上专业课？可从科目教师与学生两方面来看。
- (3) 口语英文能力与专业说话能力的不同(face-to-fac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v.s. subject-related language expression)。我教英语专班大四生某经济课程时感受到，商管营销导向的学生，一般训练上较重口语简报、生活对话等能力，但须再进一步到“分析式讲话；而对于经济金融导向学生，分析式语言更是本质，而如何看待学生“learners are socialized into r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Banegas & Darío, 2016)
- (4) 最后，语言教师也可从英语文专业(如linguistics)提供专业教师教学理论上的协助，例如关于“语境”的思考。

5. 总结

以台湾而言、在EMI设置之前，种种商管教育使用中英文混合式教学（如用英文教材等等），也进行了40~50年以上，总是都有进展；而大陆也已历经几波EMI热潮，能更成熟地看待英语言的专业教学；土壤丰厚之后，现在就只是另一个成长阶段的开

⁷ “和一本原文（英文）书搏斗”，语出齐邦媛巨流河一书（2009）。她指出台湾大学中文所、历史所学生来上她的“高级英文课”（专给这两个非外文所硕士生的必选课，用意大约是当时1970~1988年台湾大学为将要留学念书的人做些准备），她惊讶地发现他们之前并无“和一本原文（英文）书搏斗”经历（这里是指小说文学作品）。她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advanced depth)，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的选文”。同样地，对于当初并未设想留学的经济商管学生，往往也没有和一本财金专业的原文书搏斗过。

始。CLIL为专业内容教学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希望藉由本文来阐明何谓有效、有趣、有分析性的专业内容教学。我建议采用主题式（thematic/issue）教学，且这主题是随时事、社会情境、经济政治演进的，用意在深入一个知识体系与情境，使其有趣（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科目教师能结合外语训练、中文素养、金融经济专业，并寻求语言教师语言教学专业的协助⁸；双方可由彼此的利基出发、寻求合作空间。

参考文献

1. 林鸿信（2017）。系统神学（繁体中文版）。台湾省：校园书房出版社。
2. 齐邦媛（2009）。巨流河（繁体中文版）。台湾省：天下文化出版社。
3. Banegas, D. L. (2014). An Investigation into CLIL-related Sections of EFL Coursebooks: Issues of CLIL Inclusion in the Publishing Mark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 17(3), 345-359.
4. Banegas, L., & Darío (2016). Conceptualising Integration in CLI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4.
5. Contibrown, P. (2016).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 *Business Economics*, 1(1), 1-3.
6. Dale, L., Oostdam, R., & Verspoor, M. (2018). Searching for Identity and Focus: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Language Teacher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 21(3), 366-383.
7. Dalton-Puffer, C. (2018). Postscriptum: Research Pathways in CLIL/Immersion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1(3), 384-387.
8. Jacobs, L. R., & King, D. (2016). Fed Power: How Finance Wins. OUP Cat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umber 9780190690502.
9. MacKenzie, I. (2008). English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Nikula, T., Dalton-Puffer, C., Llinates, A., & Lorenzo, F. (2016). More than Content and Language: The Complexity of Integration in CLI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11. Valcke, J., & Wilkinson, R. (2017). Integrating Content and Language in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Peter Lang Publishing Group.

收稿日期：2022-01-18

⁸ 科目教师若“反着来读”林鸿信的这段感触（基督教神学替换成经济商管），可体会自身价值、并成为增强语言教学能力的鼓励；林在语文（英、德、中）有独到的训练：“整体看来，我们的困难主要在于全面缺乏中文神学研究、翻译、写作，虽然翻译著作出版速度尚可，然而可靠译文并不多见。这一两年来比较多体会到神学著作的翻译障碍何在，最主要在于翻译者或许具备语言训练却不大了解神学，毕竟译文所呈现的是译者对于该神学著作的理解，若是理解有误差模糊或程度不足之处，自然会在字里行间呈现出来，以致造成中文读者阅读的困难。即便译者语言专业甚佳，毕竟只能从语言专业去理解而翻译，问题在于神学著作并非单单具备语言专业就能解读，乃需要译者本身深入了解其内容而进行翻译。纵使具备完美的语言专业，也无法取代对神学著作的深度解读以及融入共鸣，就好像并非所有懂中文的人都能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学或哲学。当进一步地期待译文传达神学著作中的各种思绪转折或情绪起落，而译者却未能具有深度的了解，自然无法顺畅地翻译出来，导致原著的‘精彩’、‘神韵’尽失。重点是在语言专业之外，还需要神学专业训练，目前只能期待现今的译者熟能生巧，以及将来能有更多具有充分装备者投入翻译。”（林鸿信，2017）